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# 仙劍山莊



(台湾) 诸葛青云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仙剑山庄

三



## 第八章 得道多助，龙潭仙居聚英侠

正在得意着，猛见那一片乌金光华，和毛发所化千万小剑之中，忽然泛出一柄三五寸长的晶莹小剑。

接着遥闻心印哈哈大笑道：“赤身教主，你输了，对不起，我小和尚又出来啦！”

再向发声之处细看时，只半空中一圆心光照澈四山，心印正合掌端坐其中，便似一尊佛像一般。

武情儿不由笑得格格的道：“如何，我说这小贼秃不易困住吧！”

洪昆不由满面通红，怒道：“你放心，今天只我不死，决无让小贼秃溜走之理。”

心印笑道：“你今天死是死不了，但是好戏还在后面，我也决无溜走之理。我们是谁也离不了谁，最好大家都不要吹气冒泡，各自保全一点颜面。要不然，小和尚无妨，你这赤身教主便无法再骗人呢。”

洪昆怒极，阴恻恻一笑道：“我不与你这小贼秃斗口，你且等着我的。”

说罢身子一抖，将毛发和那片乌金光华收回，也就那朵红云上跌坐起来。半晌之后，天门忽开，现出一片乌金色光华，裹着一个三寸来高的小人，看去和洪昆一般无二，渐渐又从顶门上升，待至数丈之后，倏然乌金光华突转强烈，像闪电一般，直向心印飞去。

心印一看，知道他怒极情急，欲以原神相拼，忙将慧剑飞出，向上一迎。

那个小人见状，倏然向后一退，从口中喷出一缕五色光华，向那慧剑上一绕，两下登时缠在一处。

那柄慧剑光华一弱，向下一沉，但眨眼又复大盛，那缕五色光华便黯淡下去。

小人似甚着急，又向那缕五色光华吹了一口真气，造成双方势均力敌各不相下。

就这样支持了好一会，忽见东南方天际，飞来一片寒光，便似流星过渡一般，晃眼已到面前。

那片光华，看去并不太强烈，好像淡月笼烟光景，光中却带着五色冰纹，一到顶上，便闻一个女人口音，娇喝道：“赤身老怪，竟敢赶到这群仙赴会的玉龙潭畔前来撒野。今天我们该算一算五指山下的旧账了。”

说罢，一道青光，直向那片红云上跌坐的洪昆肉身直扫过去。

那洪昆正在拼命对付当前强敌，想不到身后又来了敌人，一个措手不及，几乎无法招架。偏那新来敌人，藏身寒光之中，不见露面，又不知是何等人物。

正在着急，幸得武倩儿飞起妖剑一挡，才算躲过一剑之厄。忙将原神归窍，那缕五色光华，已被心印慧剑绞成数断，几欲随风飘去，虽再吸回，已经损耗不少。

不由大怒道：“哪里来的泼贱，竟敢暗算你家教主，是好的为什么不敢露面，难道只藏在那片寒障里面就算了不成。”

说犹未完，那片寒光忽然大明，光中现出七个人来，正中上首站着一位羽衣星冠的清濯道者，下首站着一个人紫衣翩翩风鬟雾鬓的仙女，左边侍立两个道装佩剑的少年，右边侍立着一

清一白两个长袖霞帔的少女，就在两男两女对立的中间，还站着一个小短发覆额一身白色道服的孩子。

洪昆一看，见来的竟是云麾真人方天锡夫妇，那旁侍四人，有两人便是昔年在五指山为了毁去爱姬桃花三娘子褚玉英的花容，被自己困在鸳鸯和合阵的一双男女。

不由心中一惊，料知对方此来，决不会轻易放自己过去。一个心印已经不易对付，再加上这一对有名的散仙，连当年阿修罗都吃过大亏，如若双方夹攻起来，虽未见得便能置自己于死地，也绝不易应付。

想着，不禁有三分惧怯，先转笑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贤梁孟驾到，不过，方道友向来做事极为光明磊落，今天为何也乘人于危，暗下毒手起来？”

云麾真人大喝道：“无耻老魔，想不到你能说出这两句话来。你试想一想，凭我岂有乘你不备下手之理。这是我那徒儿颜秋华，她因不忿你在五指山暗用邪法，坏她与师兄李钰两人道基，所以一见我便忍不住立刻动手，如非我喝住，你那臭皮囊至少也须挨她一剑。这是你自己无耻，早种恶因，能怪得这孩子吗？”

说犹未完，心印一纵心光已到面前就空中拜倒，一面道：“弟子心印奉铁肩大师伯和各位师长之命，特来迎接真人和李仙子两位老前辈。”

云麾真人一面扶起，一面道：“贤侄不必多礼，且待我与这老魔头作一了断再说。”

说罢又向洪昆喝道：“你既知我来，即刻见机滚开，难道还打算较量吗？”

洪昆闻言，也大喝道：“方天锡，你休得以老卖老，太以狂妄，难道我怕你不成？”

云魔真人冷笑道：“我对正人君子无不尊敬，虽三尺童子也无不好言相向。只对你等这等无羞无耻的禽兽，却难以人礼相待，你打算怎样？”

洪昆不禁气得三尸暴跳，七孔生烟，猛一张口，又喷出一红星，直向云魔真人打去。

却不料红星方才出口，真人尚未及还手，旁立小童方成先把手一扬大喝道：“你只凭这点障眼法儿，也敢前来现世。”

倏然一粒豆大紫光，闪电一样直对着那红星打去。

那红星，才离开洪昆三五尺远，便被迎个正着，两下才一接触，只听得震天也似的一声巨响，同时炸裂，一下将洪昆和武倩儿连那朵红云，反震出去十丈余远近。

方成见一下得手更不待慢，第二粒乾天紫焰神雷又打出去。洪昆一见来势猛烈，自己无妨，却恐武倩儿当受不起，忙将身子一晃，纵出数十丈远近，打算避开。

谁知那粒神雷，竟又电掣星驰一样赶了上去。

洪昆把牙一咬，先用自己身子护住武倩儿，接着右手一挥，将神雷引发，随即一蹬那朵红云，向下一沉，那神雷又是一震，正在二人头上炸开，两人恰好避过，并未受伤。

方成握了第三雷在手，正欲再发，真人连忙喝道：“这老怪已成不死之身，你浪费那神雷有什么用处。”

喝罢一抖手，飞出六根小小旗门，光华一闪，分向洪昆身外布下。猛又一声雷震，只见一片青蒙蒙光华，将洪昆、武倩儿两人一齐罩定，一面向心印道：“我这六合由心阵法，虽非仙佛正宗，也不免有乱性迷纵之处。但是善恶由心，一切幻境，均因人而施，只要不昧良知，虽陷阵中亦可无害，不过，恶念一萌便不可收拾。

此次两魔数虽未尽，未必便能制其死命，不过藉此一来，

必可大减凶焰，贤侄和我带来四徒一子，却好六人各守一门。

只见旗门一现，便是魔头冲来，略将旗门方向倒转他便不能冲出。一说着又笑道：“我知贤侄平日虽然疾恶如仇，心却极慈，只等老魔身受重创狼狈不堪之时，不妨纵他二人逃去。但须切记，必须等到两魔危急存亡间不容发的时候才可放走，三十年后那场浩劫便可减轻不少，如果放得太早，就不免要误事了。”

“我因此职极重，非你不能看出火候，所以特将东方生门交给贤侄把守，却不可误事。到时，如能再将心光慧剑与玄天灵应圣母所赐无字贝叶真经，在门外布置好了，让这两个魔头经三宝烛照，再行放去，那就更好了。”

心印逊谢以后，立刻领命而去。

接着又将小桃、杨继春、李钰、颜秋华、方成五人方位排定，各自去讫。

那赤身教主洪昆毕竟见多识广，初陷阵中，一见上下四方，都是一片青蒙蒙光华，连忙说声：“不好。”挟定武倩儿道：“你我已入了方天锡老儿的阵法。这老儿，虽与我们魔教为敌，但他自己所习也极为庞杂不纯，身兼各家之长，有时甚至一样用引火入邪之法，耗人真元，你我须要小心了，不要着了他的道儿。”

说着，不管好歹，先试向阵外冲去，谁知左冲右突，那身外总是一片青蒙蒙的，好像是一片永远无法冲到边缘的海洋一样。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间，才悟出一个方法来，便索性停脚不动，看清一个方向冲去。

老魔这法，平日瞬息万里，来去无踪，这一认定方向，不消一会，便冲到颜秋华所守南方门户。秋华一见旗门忽开，再一细看洪昆已经挟着武倩儿飞来，忙将旗门如法倒转。

那洪昆正向前飞着，忽见一座高可百丈的朱红旗门，知已寻到门户，眼看一闪即可冲出阵外，心方一喜，忽见眼前一花，足下一软，那一片青蒙蒙的光华已经不见，旗门也自隐去，不知七情一动又入幻境，还只当真的已经冲出阵外。

不由大叫道：“方天锡老儿，你以为这区区小阵，便能困住你家教主吗？”

话犹未完，忽见云魔真人已在面前现身，更不待慢，张口便喷出一粒三尸神雷，却好打个正着，云魔真人竟应声而倒，但在地下一跃又待起来。

洪昆越发心喜，哪里肯再容受创敌人起来，猛然一拍肚皮，又从脐中飞出一道惨碧光华，直向云魔真人扫去，只见碧光才一着身，云魔真人便被扫成两段，心下快意之极。

方想心印那小贼秃不知何往，如能撞见杀以泄愤岂不更好。

想着，心印忽又飞来，忙将妖剑飞出，又向心印连肩带背劈去，心中还想心印必然反抗，谁知心印亦只大叫一声，又被劈成两段。

这一来只乐得心花怒放，立向武倩儿笑道：“你方才不是和我打赌说，只要将这小贼秃，就此除去，便听我摆布吗？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再看武倩儿时，正斜偎在自己的怀里，媚笑道：“我这还能有什么话说呢？这云魔真人方天锡和心印小贼秃，全是魔教中的大敌，你这一来，算是替魔教中立了绝大功劳咧，我这个不值钱的身子，便把来酬谢你还值得吗？”

说着那个粉腻香浓的娇躯，直贴到身上来，脸对脸儿偎着，樱口微开，丁香全吐，仿佛已不胜情的模样，不由一腔欲火再也按捺不得。



再一细看身外情景时，只见夕阳西下，芳草如茵，眼前一片桃林，花光如绣，开得正好，却四顾无人。

那武倩儿，又星眸斜睨玉颊生春，娇喘微微的看着自己，不由就地布起淫席，任意狂欢起来。

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时候，忽然惊觉，再看时，四周上下，仍是青蒙蒙一片，却四肢无力再也动弹不得，那武倩儿，卧在身边，也泪眼相看，泣诉元阴已失，两人不禁相顾悔恨欲死。

但一转眼之间又入另一幻境，仍复欢好如故，一待清醒又复悔恨，如此循环不已，人也萎顿不堪，尤其是武倩儿面色骤形苍老，简直和四十以上的人一般。

心印见状，心中不禁大不以为然，暗想这等阵法与魔道何异，虽然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身，未尝不是果报循环，但是尤而效之，不也满而不正吗？

想到这里，忽见两人已近生门，连忙将心光慧剑和玄天灵应圣母所赐贝叶真经一齐准备好了，把手一扬，用太乙神雷震开阵门，严谨以待。

那赤身教主洪昆，扶着武倩儿，正一路向东方冲来，忽听一声雷鸣，眼前一亮，现出一座青色旗门，连忙挟起武倩儿向门外冲去，才出旗门便见青光照顶，胸襟一爽，接着一座淡金色心光向两人身上一合。

心中方疑敌人又将阵法倒转，那柄晶莹小剑又现，竟向当头飞来，武倩儿不禁叫声啊哎，倒了下去。

洪昆见状，忙将所炼天欲七情真气喷出，欲待相抗。

遥闻心印大喝道：“你二人平日采补所得，已有十之七八付诸流水，虽曰悖入悖出，报应昭彰，但这种得自夺取的元精本非己有，一但丧失，功力便无殊常人。此刻我欲下手诛戮，

只一反掌之劳，只因你等气数尚有未尽，所以网开一面，就此放却。以后务须好好做人，如再兴妖作怪企图害人，那就万劫不复了。

“那妖鬼残魂也任你带去，不过梁无告为人素无信义可言，而且手段阴狠异常，如果吃亏，却不能怨我。”

说罢，将贝叶真经心光慧剑向后一撤，洪昆和武倩儿猛觉遍体清凉，但人却萎顿不堪。只是身为一派宗主，一时落不了台。

他勉强喝道：“我洪某向来恩怨分明，你既愿暂时罢战，不肯乘我于危，将来我也必有一份人心。至于方天锡老鬼，也有仇必报，你们且等着便了。”

心印知他这一番话不过过场而已，只笑了一笑道：“一切妖由人兴，苦海茫茫回头是岸，有什么恩怨可言，你自去吧！”

洪昆不禁羞渐满面，掣着武倩儿把手一挥，仍踏一片红云而去，那困住小珠等四人的魔焰也一闪即没。

云魔真人见洪昆一走把手一招，收去阵法，那轮寒魄冰光向下一沉，恰好落在众人立处，点头微笑道：“你等且都到这里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众人闻言，一齐走来，小珠、东方明、柳春儿也挽了小翠上前拜见，云魔真人将众人一看道：“难怪武当门下，一天比一天发扬光大，这些后辈果然全都不错。”

一面又向心印笑道：“可喜你功夫日进，降魔愿力大增，不过今天我用这些方法收拾这两个魔头，以你看来，也许觉得有点不以为然吧。”

心印躬身道：“弟子末学后进，怎敢对老前辈暗中腹诽。不过这种引火归邪之法，虽然用以对付魔头，也似非所宜，这却是由衷之言，还请勿罪。”

云魔真人笑道：“我深知你必不以为然，所以才要问一问。不过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我这阵法虽然大半出诸旁门，但是奥妙无穷，死生成败，只在人心一念。这赤身老怪原系应运而生，半甲子后，那场仙凡浩劫，全应在他和阿修罗老怪二人身上，此时万难逆天行事，将他除去。但如听其猖獗，魔力一高，将来生灵必受更大荼毒。除他也更不容易，所以在万分无奈之中只有趁在此时，设法将他功力削减，以便将来易制，又借你佛门三宝，使其良知稍复，以免将来在大劫之中，恣意屠杀。”

心印只有躬身称是，李钰笑问道：“这厮也该遭此恶报，不过，这一来真能削去他十之八九的功力吗？”

云魔真人道：“魔道中人，所谓功力，大都来自采补摄取，大都损人利己，夺自他人，较之由吐纳修积者大不相同，所以来之甚易，但一遇强敌，失之也易。今天这一来，这两个魔头，已把平生所得耗损大半。

赤身老魔在这未来数十年中，或可恢复。那武倩儿已与常人无异，你不看他只这片刻之间，已经换了一副老丑面目吗？即使再想害人，也非易事了。”

正说着，小珠忽然灵机一动，扯了小翠一把，低声道：“你既要拜师，为什么不上去求求那位云魔夫人呢，如能拜她为师，那就好了。”

小翠闻言，把头一点，立即上前几步，向李霜娥拜倒在地道：“弟子花小翠叩见师尊，尚请收归门下。”

云魔夫人把她一看道：“你这小小年纪，怎么也投到妖鬼梁无告门下。他这个魄链魂之法，全仗盗吸生人精气，才能凝聚。如果洁身自好不去害人，不消多日自己便消散了，怎么堪为我的弟子呢？”

小翠闻言不禁伏地痛哭道：“弟子本也出自诗礼之家，如何敢投到妖鬼门下去，那是因为弟子生小好道，又未遇至人，才被摄去。如今弟子肉体还被藏在嘉陵江底魔宫之中，如蒙师父恩准收在门下，弟子甘冒万死，逃回魔宫，复体来投。如若恩师不肯收留，那弟子也自愿听其魂消魄散，再也不敢害人了。”

云魔夫人笑道：“你倒说得容易，不用说那魔宫离此甚远你决无法回去，即使能回去，那梁无告虽然吃了大亏，被赤身老魔残魂摄走，宫中尚有若干妖徒防守，能让你复体重来吗？”

小翠又伏地哀求不已。

云魔夫人道：“我收你为弟子不难，那九幽魔宫也久拟破去，但我来此赴会，决无因你他往之理，门下弟子固然分身不开，即使此间各人也均有执事，那魔宫之中又颇有能者，谁能将你携往复体重来呢？”

小翠一听云魔夫人，口气已经活动，又哀求道：“只愿师肯将我收归门下，此间小仙甚多，那魔宫诸人决非对手，还望派遣一位，随我同去才好。要不然，时候一长，不但弟子生魂难聚，倘若妖徒得讯，将我肉体毁去，便更难望重生了。”

云魔夫人正待开言，小珠在旁，义形于色道：“只老前辈肯将此女收归门下，弟子愿意陪她去复体再来，即便将魔宫诸妖鬼除去。”

云魔夫人摇头道：“你的来历功力我已尽知，但破那魔宫决非一、二人之力可以办到，其他诸人，我又不便越俎代庖，随便差遣，此事只好再从长计议了。”

正说着，忽然金钟连响，云海大开，那座延宾阁全部呈现眼前，在阁前又拥出一座霞光万道的紫晶牌坊来。

那铁肩大师和员当子、慧因大师三人已率领着一群仙侠迎

将出来。

首由铁肩大师趋前道：“李道友不必为难，贤梁孟既已来此，便请入内共商大计。九幽魔宫之行，自有人去。”

说罢，在仙乐齐奏声中，便肃客人内，一面又唤过柳春儿，东方明，小珠三人道：“你三人可随小翠去嘉陵江底一行，速去速回，不可误事。”

接着，晏珊珊也换了一身仙衣，从延宾阁上，随了众人下来，向众仙礼拜之后道：“弟子对于魔宫情形无不熟悉，甘愿也随他四人同去破宫赎罪，尚请诸位仙师鉴准。”

铁肩大师把头一点，又向云麾真人夫妇笑道：“天山绝顶一会以后，已数月不见道友风采，想不到在此间又须一会。”

说着把臂入内，只留心印和去九幽魔宫各人在外，仙云复合，牌坊楼阁也自渐隐。小珠见各位前辈仙侠俱已入潭，笑向小翠道：“这一来你的心愿得遂了，应该先谢谢我才对。”

小翠闻言，真个抬着小脸看着小珠。就打算跪下去。

东方明笑道：“你理她呢。她是逗你玩的，还真能要你谢吗？”

小翠突道：“不管这位仙姑是真要我谢，还是逗我玩的，我都非谢谢她不可，要不是她指点我，我真不敢向那位云麾夫人叩头呢。”

说着，仍旧磕下头去。

珊珊见了忙道：“你这鬼丫头本来应该谢谢人家。老实说，今天要不是我到这里来，机缘巧合遇着各位老少仙侠，那妖鬼早把你也糟蹋了呢，能容你长久清白下去吗？”

小翠拜罢起来，看看珊珊道：“夫人，原来你早已改邪归正了，要不是那妖鬼对我说，我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呢！”

珊珊不禁脸上一红摩着小翠头顶道：“小翠，以后不许再

叫夫人，你如愿意，也叫我姐姐好了。”

小珠也避过一边道：“我叫小珠，以后你叫我小珠姐姐便行咧，也不许再叫仙姑了。”

小翠一一点头，又指着东方明、柳春儿道：“那么以后我叫这两位小仙什么呢？”

小珠笑道：“你叫他二人师哥好了。”

说着，又指着心印道：“不过这位小禅师是我们的大师伯，你也叫他大师伯，这可不能叫错了。”

小翠一一答应，又向各人分别招呼过了，心印突道：“时候不早，要去，你二人也该去了，再迟就要误事咧。”

又向小翠道：“我这大师伯，向来对于新进后辈，照例有点见面礼，你且过来，我来传你一套小顽艺，此去或者有用亦未可知。”

说着，拉过小翠小手，叽叽咕咕说了几句，又在那小手上画了一阵，笑道：“用时只须如此一捏诀就行。”

小翠受教连连点头，又谢过大师伯，一行五人统由小珠用辟魔宝盖遁光载了，一同向丰都城外嘉陵江面而来。

中途在云程之中，珊珊首向众人道：“此去九幽魔宫，如凭各位道力攻入，虽然并非难事，但是究竟要费不少手脚，莫若趁梁无告残魂被赤身教主洪昆带走，仍由我和小翠先行回去诈开宫门，将小翠妹妹复体，再行迎接诸位进去扫荡魔宫，这样比较省事，诸位道友意下如何？”

小珠笑道：“魔宫虚实我等全然不知，如有把握不妨如此做法，不过道友适才经过心印大师伯心光慧剑一来，魔法还在吗？”

珊珊笑道：“适才我已暗中试过，心印禅师那心光慧剑只将阴魔除去，心神禁制解除，其余法力仍在。道友问这话，是

怕我复遭意外，为魔法所困吗？老实说，那魔宫之中，除了梁无告而外，虽然还有四五个功力较高的男女妖鬼，但是我还怕不了他们。”

柳春儿道：“晏道友虽然不惧这些妖鬼，但小翠道友在未曾复体之前还须留意才好。万一在复体之前，再被妖鬼乘机毁坏，那就又须大费手脚了。”

珊珊道：“我知她那肉体现藏魔宫法坛之后，江底寒泉上面，第三个石穴之中，我等此去，只能炸开宫门，将法坛守住，掌握各妖鬼的元命法牌，便足以制全宫妖鬼死命，谁也不敢动了。”

小翠看了珊珊一眼道：“不过姐姐已经出来多时，那守法坛的，已经换了女丧门柳银花。我听说她也得了魔经秘法，功力已与姐姐不相上下。还有那巡江使者方大头，原来就是一个著名妖人，因被一位散仙一剑将肉体绞碎，凶魂堕入江心，为了怕那散仙追他，乘机投入魔宫，这两个都是比较可怕的，还求姐姐留心才好。”

珊珊道：“那柳银花我知道，她确实得了妖鬼传授，想不到我出去，守坛竟然是她。至于方大头我在魔宫时尚无此人，也许是我出来以后才收的，既然是个被人杀得不敢出头的角色，料也不过尔尔，我想我也怕不了他。”

东方明道：“依我看，大家还是慎重一点好，最好能先约下一个暗号，只魔宫里面一经动手，我们便立刻攻入接应才好。”

小翠笑道：“适才那位大师伯，曾经传我一种大力金刚掌法，他说只照他的口诀打出去，便有风雷声音，差不多的妖鬼决难挨一下，我们便以这掌法所发的风雷声音，来做一个暗号好吗？”

众人俱各点头，小珠道：“我再出一个主意，近来我已学得一种隐形之法，不妨由我暗中随同两位道友混进魔宫。如处处顺利，我便将偃月钩放出。假如万一在内面已经和妖人动手，就将那柄乾天离火神钺放出。那二宝光华一个殷红一个月白，颜色分得很明白，孙少爷和东方师哥一看就知道了。”

各人一齐称善，计划决定之后，小珠立将遁光加速，不一会，已到嘉陵江上空。珊珊向下一看道：“小珠道友，快请停住遁光，前面已离魔宫所在的江岸不远了。”

小珠闻言，忙将遁光落下，珊珊一指前面江滩道：“九幽魔宫就在那沙滩前面江水下面，待我和小翠先行下去看看动静如何，以后便按中途所定办法进行便了。”

说着携了小翠，又将身外起一大团绿火，向江心飞去，小珠忙也隐起身形，仗着携有避水奇珍通天犀钷，可以分水前进，便也跟着飞身下去。

那珊珊和小翠两人，都是轻车熟路，一入水中，便直向下沉，那水表面看去混浊湍急非常，但入水稍深，转见清澄平静。

一会儿到了江底，忽见一片石骨嶙峋突峙，中穿一洞，高可数尺，江水出入，激荡有声，仿佛水中门户一般。珊珊携了小翠，一纵护身绿火直入门中。

小珠心方暗笑：“原来九幽魔宫门外不过如此。”

再等进去一看，忽见绿光一闪，眼前大明。再细看时，洞内却是一座绝大石堂。

只洞口有水，洞内除开入口有一小小石潭以外，里面却甚干燥。

那石堂内，空无一物，只近内壁，有一地道。向下一看，两边绿火荧然，却是一条极长光弄。



再走进光弄，步步向下走去。约莫三五百步，光弄渐阔，忽然现出一座翠玉牌坊，坊上镌着四个金字，大书着九幽帝阙。

那坊下一边站着一个执戟武士，一见珊珊、小翠，连忙行礼一面道：“夫人回来了，会见过帝君吗？”

珊珊道：“帝君现在在玉龙潭，正率本宫弟子与武当派斗法，命我先行回来，坐镇宫阙，以免敌人乘虚来袭，以后不奉我命决不让任何人擅自出入宫门。”

两人闻言躬身答应，小珠隐身跟在后面，再穿过牌坊，便见一座白石砌就八字门墙，两扇石门大开着，门前也对立着两个佩剑武士，一见珊珊行礼不迭。

珊珊只把头一点，便携小翠进去。

入门便是一座规模极大的殿宇，八扇朱红长隔全洞开着。

走廊上首却站着一个混身甲冑头如麦斗的大汉，一手按剑，看着两人大喝道：“什么人，为何入殿不向本巡察使报名？”

小翠忙道：“方巡察，夫人回来咧，还不快些迎接吗？”

那人厉声道：“闻得帝君训示，夫人已经叛教，为何在这个时候，乘帝君前往玉龙潭问罪却又回来，莫非其中有诈吗？”

珊珊脸色一沉道：“你是何人，胆敢如此放肆，我原奉帝君之命前往北极玄英仙府公干，后随北极冰道人前往玉龙潭向武当派各人问罪。如今系奉帝君之命，因恐宫禁空虚，防人袭击，这才回来坐镇，你既在本宫服役，为何这等放肆？”

那人冷笑道：“我名方卫，现任本宫巡江使者，夫人既称奉命回宫坐镇，可有帝君信符对牌吗？”

珊珊大怒道：“我乃帝君夫人，何用信符对牌。你既是巡江使者，为何不早来迎接，却如此傲慢无礼，竟敢阻我入内，